

默人先生墓志銘

馬邦舉

牟默人先生天性孝友沉靜聰穎爲諸生時以制舉文受知於趙鹿泉先生稱爲山左第一秀才又以經學受知於阮芸臺先生額其室曰橫經精舍先生恬退不以聲氣自通而海內稟仰如魯之靈光應鄉舉者十八次不得解略無憤時嫉俗之言家居非應試不出邑人罕識其面者精心著作一貫羣書窮居而不憫老至而不知人事反覆不感於心蓋讀書之樂先生眞得之矣而性情謙和退然如不自足生平未以一字付剗刷氏先生旣沒其孤房纂集遺書爲目錄一卷凡五十餘種名多不盡載按狀先生姓牟氏諱庭初名廷相字陌人號默人棲霞縣人乾隆乙卯科優貢生任觀城縣訓導以病去官里居舉鄉飲大賓曾祖恢廩貢生祖之儀增生父組庠生先生配楊氏子二長扈庠生先卒次房嘉慶戊寅

科舉人任長清縣教諭女二長適黃邑任趙州知州王立中次適
同邑欒桓卿孫一葆澍孫女一許字福山任青州府教授王延慶
子保育先生生於乾隆己卯年九月初八日卒於道光壬辰年三
月二十二日年七十有四葬於城南鬲金西南山之新阡銘曰
烏呼有清君子誰能似之遺稿盈函學人采之有子有孫能無負
之

雪泥屋遺書目錄

男房編次

學易錄

乾隆五十八年六月望日識曰易之爲書盈虛消長而已而學者有先天後天之說後天者卽今六十四卦經傳是也先天蓋河圖洛書立卦之本原子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五十圖書之數也今此學無傳而希夷所得康節所傳以爲卽五十之學者未敢信也然卽今六十四卦經傳居而安焉樂而玩焉與時偕行寡過之要實不外此然則先天後天亦未必異也夫六十四卦發明緼奧至詳也今尙不能明而空談圖書自謂已得之愚恐其無是理也孔子作傳依以釋經今不能明而乃別設道理解剝卦爻自謂得文周之意益無是理是故



愚之學易不得于卦爻者求于辭不得于經者求于傳一爻未明六爻不敢從也一卦未融六十四卦不敢通也本意不爲欺人欲慊于吾心而已矣往見談易者率自許以知道愚不敢倣也

房案此未定之書也晚年嘗欲注易以衰病過甚而止解困卦一篇略見同文尚書堯典篇注與此錄內所解頗異

校正崔氏易林

嘉慶丙子春三月序曰隋書經籍志載易林十六卷易林變占十六卷皆云焦贛撰今世所傳易林本有漢時舊序云六十四卦變占者王莽時建信天水焦延壽之所撰也余每觀此而甚惑焉据漢書儒林傳京房傳焦延壽是昭宣時人何爲乃言王莽時焦延壽梁人也何故而言建信天水建信縣屬千乘郡與天水郡相去遼遠建信天水不可兼稱也又其序假名東萊費

直直生在宣元間豈知天下有王莽時人哉云王莽時者是東漢人語爾劉向別錄歆七略皆無易林故漢書藝文志亦無之豈有費直表章於前而二劉尙不著錄於後耶傳稱焦延壽爲小黃令候伺姦邪盜賊不得發其說長於災變分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爲候而京房奏考功法論消息卦氣皆傳焦氏學然則焦京家法殊不似易林易林觀象玩辭非言災變也何得爲焦延壽之書余嘗疑此久矣未有以決之也一日檢後漢書儒林傳云孔僖拜臨晉令崔駰以家林筮之又檢崔駰傳云駰祖篆王莽時爲建新大尹稱疾去在建武初客居滎陽閉門潛思著周易林六十四篇余於是執卷愀怛忽而笑曰余乃知之矣易林者王莽時建新大尹崔延壽之所撰也莽改千乘郡建新前書地理志作建信信新聲同大尹形誤爲天水崔形誤爲焦

崔篆蓋字延壽與焦贛名偶同寫者知有焦延壽不知有崔延壽此所由致誤也既誤崔爲焦因復改篆作贛下文稱贛者再本皆當作篆寫者妄改之又妄意取儒林傳焦延壽獨得隱士之說一句附益其後而詞理不屬如贅疣然非其舊文甚易見舊序係東漢人筆蓋不著作者姓名遭遇妄人乃加東萊費直長翁曰七字以冠之彼似見儒林傳焦京之後卽云費直字長翁東萊人也因此造意尤蚩蚩可笑余觀文選注引東觀漢記云永平五年秋京師少雨上御雲臺占周易卦林曰蟻封戶穴大雨將集明日大雨詔問沛獻王輔曰道豈有是耶輔上言曰按易卦震之蹇蟻封戶穴大雨將集蹇艮下坎上艮爲山坎爲水出雲爲雨蟻穴居知雨將雲雨蟻封穴故以蟻爲興文詔報曰善哉王次序之以此知輔嘗受詔次序易林矣疑舊序或出

沛王輔手耶非耶余無以明之然爲東漢人筆無疑未知傳至何時遂成謬誤加以改竄隋書經籍志据之而以崔篆之書嫁名焦贛遙遙千年遂無覺者幸而誤序猶存俾余得尋迹所由復睹其真校書得此昭然有發蒙之樂已古人遺蹟信不可忽雖謬誤猶足寶貴若此使余向者視爲駁文而棄置之安得有此樂哉又使當時妄人若稍知時地將又改王莽爲宣帝建信天水爲小黃令或爲梁人則余今日亦茫然失据無以證明豈不惜哉賴其人不甚知書乃留此誤證以待余之尋究也此天幸也余嘗讀後漢書方術傳云許曼祖峻字季山亦有著易林行於世峻少時遇泰山道士張巨君授以卜占之術多顯驗時人方之前世京房曼傳峻學筮隴西太守綬笥赤蛇奇中觀其作卦應驗之意似與崔篆著易林不同峻所著當是火珠林卽

今金錢卜數爾世或謂火珠林亦傳自焦京不知乃出許季山
今并當還之焦氏是陰陽家許氏以卦爻納十二支而決吉凶
是五行家崔氏廣繫辭經學支流也豈可緼乎許氏書隋志亦
謂之易林而崔氏書隋志謂之易林變占王俞序謂之大易通
變漢序謂之六十四卦變占東觀記謂之周易卦林崔駰謂之
家林其實一也余旣以兩漢書訂正舊序的知易林非焦贛書
久假宜歸改題曰崔氏易林又以爲篆生无妄之世爲母兄所
屈受符乃遯長愧漢朝不宜復稱建新大尹傷其素志乃改署
曰漢涿郡安平崔篆著考論已竟爰爲之序普告天下後世之
讀易林者倘有其人得余說欣然而色喜也

同文尙書

房案是書脫稿於道光辛巳春日隨時繕寫頗多更正草稿末
頁有鄭康成書贊曰云云共一百九十九字蓋將爲序而未完

也手澤如新遂以絕筆嗚呼痛哉謹將原文並三十一篇小序
備錄如左

鄭康成書贊曰孔子撰書乃尊而命之曰尙書尙者上也言若
天書然尙書然尙書緯璿璣鈴曰因而謂之書加尙以尊之漢
書藝文志有周書七十一篇本注曰周史記師古注曰劉向云
周時誥誓號令也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也今之存者四十五
篇矣余按此則孔子所論書之餘亦號周書其名相混故加尙
以爲別謂所尊尙之書非謂若天書也墨子胡鬼篇曰尙書夏
書其次商周之書据此知春秋六國時已有尙書之名矣僞孔
安國尙書序曰伏生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尙書若伏生始謂之
尙書而墨子何以稱之乎

同文尙書三十一篇序

夏書四篇

夏史追述二帝之治作堯典

夏史追述禹平水土之功作禹貢

夏史追述虞五臣之績作皋陶謨

禹伐有扈將戰作甘誓

商書八篇

成湯以農月伐夏將戰作湯誓

盤庚將遷於殷大臣不從激令衆民號誣阻事盤庚遞教告之作盤庚之誥三篇

武丁之祭豐於禰彤曰雉雛祖已因而進諫作高宗彤日之訓紂以淫戲將亡而不知自懼外臣祖伊作西伯戡黎之誥

箕子勸微子出奔微子謀於樂官太師疵少師彊遂行太師作微子之誥

商紂既滅箕子以所傳夏禹九疇之學授周武王作洪範

周書十九篇

武王伐紂將戰作牧誓

成王卽位周公避流言而居豳成王感風雷之變迎周公歸史敘其事作金縢

成王既迎周公歸乃布告諸侯命周公攝稱王東伐管蔡武庚作大誥

周公攝王既誅管蔡黜殷命踐奄君歸至洛邑命殷遷民作多方周既黜殷召公不悅欲告歸周公譬解留之作君奭之誥成王始代殷爲天子周公次序官政作立政之訓

成王田獵飲酒過聽而責怒人周公諫之作無逸之訓

周公營洛邑命庶殷作多士之誥

周公營洛邑命衛康叔慎罰安民作康誥又命康叔禁民酒酒作酒誥成王命康叔專用德惠治民不用威刑周公以爲有德而無威不可以禁姦而保民也故又曰梓材之誥召公聞梓材之誥有不悅用德之言懼開好殺之漸乃因周公以進戒成王勸王以殷民祈天永命作召誥

周公自洛邑歸請成王都洛而自請老成王欲留公治洛公不可於是成王先至洛以秬鬯享周公公感王之盛禮乃從於洛而受命焉史敘其事作洛誥

史敘成王正終之禮作顧命

史敘康王卽位之禮作康王之誥

魯公征淮夷徐戎將戰作費誓

穆王命甫侯修刑書誥四方諸侯作甫刑之命

晉文公誅叔帶納襄王王命爲伯賜之圭鬯弓矢作文侯之命
秦穆公得百里奚以告國人用之爲相作秦誓

尙書百篇序證案

嘉慶癸亥三月序曰東晉梅賾所上僞古文尙書不足辯已惟
是書序百篇卽鄭氏所注本而稍移其次或恐其書雖僞其序
自真好古者所當慎擇而信守之與曰否不然也孔壁古文可
考於今者獨有司馬遷之書遷年十歲誦古文作史記盡載古
文之學有書者存其訓詁無書者存其篇名斯誠好之至也史
記儒林傳曰孔氏有古文尙書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
逸書得多十餘篇蓋尙書滋多於是矣旣言得多十餘篇而本
紀不載此必朽折散絕摩滅之餘篇有數句句有數字文義不
可復知所謂逸書者也今考史記所載篇名六十有三除伏生

所傳二十八篇外有五子之歌胤征帝告湯征女鳩女房一篇
典寶夏社中囂湯誥咸有一德明居伊訓肆命徂后太甲訓三
篇沃丁咸艾太戊原命盤庚二篇高宗之訓太誓武成分殷之
器物微子之命匏禾嘉禾賄息慎之命康誥豐刑畢命棐命凡
三十五篇而已其餘斷殘不屬不可復載猶時時見於他說者
則有鄭注禹貢引胤征尙書大傳引帝誥引盤庚劉歆三統歷
鄭注書序典寶皆引伊誥三統歷引武成畢命豐刑鄭注畢命
引逸篇有冊命霍侯事注咸有一德引伊陟臣扈曰若此之類
並爲逸書其文或多或少或可讀或不可讀皆著錄爲篇難可
整計約有十餘至如女鳩女房之類僅有篇題絕無逸句則不
以入篇數故止曰得多十餘篇爾漢書藝文志依劉歆讓太常
博士書以爲得多十六篇不知十餘爲莫絡大計之詞而確言

十六袁宏漢紀又誤爲六十皆不可据總之言古文篇數者惟史記爲得其真也史記雖言多十餘篇然逸書不可傳讀可傳讀者仍是伏生二十八篇而得岸然自別爲古文之學者蓋此二十八篇又自有古文之訓故與今文家異漢書儒林傳謂司馬遷嘗從安國問故其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今考史記所載微子金縢信可異聞至堯典禹貢洪範卽與今文無異但皆用訓故代經文以存古義此乃班固所謂古文說也故藝文志曰書者古之號令號令不立則聽受施行者弗曉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後漢書賈逵傳曰逵數爲帝言古文尙書與經傳爾雅故訓相應然則所謂古文學者三十五篇之目與十餘篇之逸書以存古爲可慕也二十八篇之故訓以讀應爾雅爲可貴也而史記盡載之矣故訓之

繁而猶存之況其書乎今文既習見而皆存其篇況古文之多
得者乎逸書稍可讀者皆存之況其篇名乎今百篇之序不見
於史記者有三十七則可知百篇序非安國之所傳也先漢言
古文者不言百篇惟世傳太常蓼侯孔臧與從弟安國書有百
篇之說其書正史所不載疑後人附會之妄作也史記孔子世
家於詩則云三百五篇於書則不言篇數但云序書傳上紀唐
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蓋不能知其全也漢書藝文志則
云孔子纂書凡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此卽浸尋於東漢古
文之說然猶遠稱孔子纂書之事非指言見有古文之數也及
其言見有古文之數則曰尙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
此依劉歆七略爲數卽歆所見中古文之篇卷也以史記所載
六十三篇計之每一題者爲一篇則太甲三篇爲一篇盤庚三